

郭沫若

評傳

DL 25 32



現代文學叢書
讀書座

MODERN

406600

3

782.88
0734
1

現代文學講座

郭沫若評傳

李霖編

現代書局印行

1932

序

李霖

郭沫若先生的一貫精神，是反抗。

他這反抗的精神，如黑夜中的火炬，灼灼地燃燒着，每一個青年的心，每一個愛好文藝的青年的心，都被他一股強烈的熱力吸引住了。他永遠是站在時代的前面，永遠是不屈不撓的與困苦奮鬥，他這樣向上的精神，正是為青年們所需要的。

他這種反抗精神表現於思想方面，是經過了多次的轉變，他最初在故鄉便和封建勢力格鬥，自從事文藝運動以後，幾乎對於一切都感到不滿足，一切都使他起強烈的反抗；於是起初是不免稍帶英雄色彩的，流於為一個空想的浪漫主義者，如他的初期作品女神，星空之類都是當時的大聲疾呼的力作。幸而不久他便看出自己是錯誤了；乃一聲轉變，不獨要提倡

革命文學，而且自身亦投筆從戎，隨軍北伐，這時是他認清社會，實踐革命的有生以來的大轉變。但這終于不幸的又給了他一個意外的打擊。可是，這在他並不灰心，仍然在困苦中努力他的文藝的貢獻，而且，更堅定了他的意識。

這樣的一個作家，自然是難能的，但關於他的評論，如本書所搜集的，却不及十萬字，我們想見中國的批評界是怎樣的冷寂呵！

因為要使讀者看出這一時代變革上的各階級不同的人，對於他的不同的見解，所以一點不存主觀的把所有十年來批評他的文章，不論長短褒貶，都收在這裏。

東望扶桑，不禁悵然，略書感想如右。

李霖於無錫梅園。

郭沫若傳

李霖

郭沫若先生，四川嘉定府人，現年三十八歲。日本福岡醫科大學畢業，在帝大時，即努力研究文藝，頗受歌德與雪萊之影響，創作有女神星空等，皆爲當時力作。回國後，盡棄所學，與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諸氏合辦創造社，主編創造日，創造週報，創造季刊等，爲中國新文藝運動萌芽時期之最有力的刊物，影響甚巨。後創造社出版創造月刊，得氏之力量居多。一九二六年，氏由浪漫主義轉變而倡革命文學，青年羣起擁護，風靡一時，創造月刊亦爲當局軍閥所嫉視，百端蹂躪，然氏與困苦奮鬥，不辭勞怨，廣東革命軍出師北伐，氏即投身革命洪流，從事實際鬥爭，曾任總政治部副主任。未及一載，政局變化，而氏亦退出政治漩渦，東往扶桑，重度其文藝生涯。最近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研究之出

版，乃其埋頭研究之心聲云。筆名甚多，有麥克昂，易坎人等。

目次

(一)	序 [季霖]	
(二)	郭沫若傳 [季霖]	
(三)	詩人郭沫若 [錢杏邨]	
	五四運動與青年心理——反抗精神的一貫——創作時代的分開——文藝思想——奮鬥的精神——穿白孔雀羽衣的詩人——女神與力的藝術——星空的逸聞——神的表現——革命時代的前茅——開拓自己命運的三個叛逆的女神——戲劇的技巧與 Salome, a Doll's House——遊戲色調的濃厚——落葉與塔——橄欖與 The Journal of Arthur Scherling——精神表現的兩方面——詩的技巧——新時代的到來	
(四)	論郭沫若 [沈從文]	
		望

(五)	「女神」之時代精神	〔聞一多〕		五九
(六)	「女神」之地方色彩	〔聞一多〕		七三
(七)	讀「星空」後的迴想	〔焦尹孚〕		八五
(八)	讀了郭沫若的星空以後	〔周開慶〕		九一
(九)	評沫若「女神」以後的詩	〔洪爲法〕		九九
(一〇)	「瓶」附記	〔郝達六〕		一二七
(一一)	郭沫若與王實甫	〔趙景深〕		一九
(一二)	「殘春」的批評	〔成仿吾〕		二二
(一三)	「橄欖」	〔蔡〕		二三
(一四)	「我的幼年」	〔H Y〕		三五
(一五)	「讀反正前後」	〔田漢〕		三四
(一六)	郭沫若的「反正前後」	〔傅滄華〕		五一

(一七)	黑貓 [黃伯鈞]	一六一
(一八)	郭沫若的「黑貓」 [馮乃超]	一五五
(一九)	沫若的戲劇 [王以仁]	一六七
(二〇)	所謂歷史劇 [尚瑋真]	一九七
(二一)	讀「卷耳集」 [洪爲法]	二一一
(二二)	評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文鼎]	二一九
(二三)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出版月刊]	二三三
(二四)	關於中國古代史研究法 [王愬]	二三五
(二五)	「莪默伽亞謨」的新研究 [戚傳香]	二三九
(二六)	讀了「少年維特之煩惱」以後 [熊裕芳]	二五七
(二七)	論雪萊 Shelley 灣畔悼傷書懷的郭譯 [孫銘傳]	二六三
(二八)	答孫銘傳君 [郭沫若]	二〇三

(二九)	讀「石炭王」〔翦者〕.....	五〇九
(三〇)	屠場〔李〕.....	三二三
(三一)	郭沫若先生著譯書目〔李翥〕.....	三二五

詩人郭沫若

錢杏邨

五四運動與青年心理——反抗精神的一貫——創作時代的分開——文
藝思想——奮鬥的精神——穿白孔雀羽衣的詩人——女神與力的藝術——
星空的閒逸精神的表現——革命時代的前茅——開拓自己命運的三個叛逆
的女性——戲劇的技巧與 *Salome* 及 *A Doll's House*——舊戲色調的濃重
——落葉與塔——橄欖與 *The Journal of Arthur Stirling*——精神表現的
兩方面——詩的技巧——新時代的到來。

一

中國的新文藝運動，因為五四的推進，得到充分的發展的機會，這在
死去了的阿Q時代篇裏，我們已經說過了。現在所要補述的，是當這樣的

Movement 還沒有持續到兩年的時候，全國的軍閥已一變初期的態度，差不多舉國一致的對學生運動加以摧殘與殺害。在五卅的時候，雖然也有逮捕，拘囚一類的事件發生，可是因着得到最後的勝利的原因，青年的心理還沒有什麼幻滅的表現。到了這個時候，因着軍閥的繼續的摧殘與殺害，使青年的心理突然的有了分野。一派是不怕一切壓迫與犧牲，始終如一的向前抗鬥，一派是因着外力的襲擊迫害，頹喪了他們的意志，於是灰心消極，走上幻滅的路。

這兩方面精神的表演，在現代中國創作壇上，我們完全可以看到。實在的，創造社是完全的把這樣生活的兩方面表現出來了；代表上進一派的作家就是郭沫若，代表頹廢一派的就是郁達夫。因為一部分青年努力向上，他們需要他們的表現者，於是郭沫若便成為他們的唯一信仰的作家，因為一部分青年頹廢幻滅，他們也需要頹廢幻滅的表現者，於是郁達夫便

成爲這一派的青年的最尊貴的作家了；這是一種事實，也是時代表現者產生的實際背景。

這一篇，我們是專談郭沫若給予我們的印象。我們固然說沫若的精神是向上的，其實達夫也有兩次同樣的說明。記不得他是在那一篇劇作裏說過：『沫若雖然已有了幾個孩子，經濟壓迫他到十足的地步，但是他毫不灰心，他要奮鬥下去。』同時，他在送仿吾的行（奇零集 P. 15）裏也曾說過：『看沫若，他纔是真正的戰鬪員！』『上得場去，當然還可以百步穿楊。』是真的，從沫若開始了他的文藝生活一直到現在，在他的作品中確實的表現了一毫無間斷的偉大的反抗的力。所以，沫若的創作的精神，給予青年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一以貫之的反抗精神的表演。

★

★

★

★

沫若的這種精神，無論在作品的內容或形式方面，我們是在在可以看

得出，而且可以證明他的反抗精神的發育，與社會的壓迫差不多成爲正比例。因此，我們在他的作品裏，又可以發現一個很重大的意義，就是在他的一貫的反抗精神的表現中所給予我們的關於思想轉變的印象。那就是說，社會對他的壓迫愈高漲，則他的思想和社會主義也就愈接近；社會施予他的壓迫愈是激烈，則他的態度的表白愈趨顯明。

他自己也曾把這意思說明過，那是在文藝家的覺悟篇裏；他說，『至於說到我的思想上來，凡曾讀過我從前作品的人，只要真正是和我的作品的内容接觸過，我想總不會發現出我從前的思想和現在的思想有什麼絕對的矛盾的。我素來是站在民衆方面說話的人，不過我從前是思想不大顯明的，現在更加顯明了些；我從前的思想不大統一的，現在更加統一一些罷了。』（洪水二卷四期 P.13）

我們根據這個原則細細的研究起來，是很容易提到他的思想的轉變的

痕跡的。如果分析他的思想的轉變，最適當的是把他的創作生活分爲兩期，以一九二四年做兩個時代的分界線。前期分爲兩個時代，回國以前的詩人時代和回國以後經濟苦悶時代。後期截止到現在，也可以分成兩個時代。階級意識覺醒的時代和開始第四階級文藝創作的時代。

同時。我們也可以說明他的思想的轉變，是經過三個階段的。先經過了一個對一切不滿足而反抗一切的渾沌時代，以後走上了因生活的壓迫自由的渴求覺悟到現代經濟制度非顛破沒有幸福的時候的過渡的黎明期，這纔走上了根本解決的階級的意識的喚醒的現在的路。雖然這裏沒有列舉證明，我們想和沫若作品接觸過的人，對這說法是不會有什麼懷疑的，他確實是這樣的轉變來的。……

我們說，沫若的思想，可以代表五四以來的中國的向上青年，這便是一大證明。他們思想的轉變我們實在找不出和沫若有什麼異途的地方。

★

★

★

★

何以一九二四年是沫若生活史上的一大關鍵，是前期生活的結束，後期生活的開始呢？關於這問題的解答，可以從他的全創作方面去看。在起始，就是女神產生的時候，他的生活雖然很艱苦，也感到社會的萬惡，然而還有種種的希望，有國內經濟的接濟，有回國後的生活的理想，以及詩人的夢，所以這個時期的作品究竟是可以用詩人與夢的一個標題說盡了的。並沒有什麼生活的艱苦的表現。

回國以後却不同了，現實把一切的理想打擊得粉碎！經濟的接濟是沒有了，生活的理想也實現不了，詩人更是做不成。而孩子們的嗷嗷待哺，衣食住的逐日襲擊，社會上不公平的評判，……一切一切，都使他的理想變成了雲煙，終竟免不掉近似的妻離子散之際遇的實現和異國的飄流，這個時代，詳細的解析，可以說是沫若的經濟苦悶與社會苦悶的交流的時

代，而以經濟的苦悶爲重心，橄欖便是這時代的後期的代表作。

以下便到了所謂重要的一九二四年了。因爲沫若輾轉生活在現代經濟制度底下的結果，使他覺悟到一切的理想的殞滅，完全是這經濟制度的作祟。單純的高叫幾聲反抗，反抗，反抗，這是沒有用的；單純的去糊糊塗塗的去反抗，也是沒有根本解決的希望。根本解決，就是這經濟制度的推翻，根本解決，就是經濟制度的改造，這是他生活方面的刺激，以及他的思想轉變得激急的原因。

還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他翻譯河上肇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的結果。因爲翻譯這本書，使他的思想上受了特大的打擊和覺醒，翩然的走上最後的一條路。這一點，他自己在給仿吾的信裏說得很明白，『我從前祇是茫然的對着個人資本主義懷着的憎恨，對於社會革命懷着的信心，於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這書的譯出，在我一生中